

日本問題研究

## 序

本書的論文是從本年「國際通訊」一個中日戰爭特輯裏面選譯出來的。作者差不多都是歐西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各篇合起來讀，實感爲一本有系統的集體著作。

在目前我們與日本帝國主義搏鬥的時候，敵情的正確的認識，至爲重要。最近，關於日本問題的深刻的研究，雖略展開，但這一類的著作的貧乏，仍不能諱言。西方的前進的學者關於日本問題的著述，以文字或資料關係，隔閡或錯誤之處自所不免，但他們的基於正確的觀點的敏銳的基本分析，仍可供我們的參考。本書的翻譯和刊行，就是這層意

思。

本書的翻譯，根據國際通訊的英文版，中日專有名詞經過幾度重譯之後，較難辨認，雖經譯者編者細心考校，恐怕仍有舛誤，敬希高明指正。

編者。二十七年雙十節

目次

日本的土地與人民……………一〇

日本的政制(F. Gruber)……………一〇

日本經濟與財政的現勢(F. Lane)……………二三

沒有土地的農民(T. Mayo)……………三八

三井與三菱——日本的真正統治者(A. Ciaio)……………五一

飢饉與苦難中的日本工人(M. Arandsee)……………六八

從田中奏摺到蘆溝橋事變(V. Saku)……………八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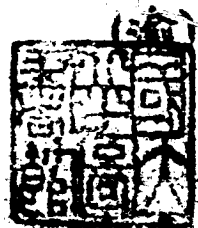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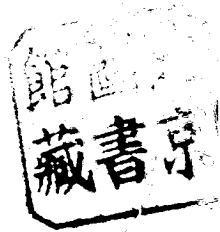
日本的侵略與世界再分割(P. Denzel)……………九五



## 日本的土地與人民

日本的確是一個島上的王國。整個的國土是由差不多四千個大大小小島嶼構成的。這些島嶼綿延到三千多浬長，佔了緯度二十五度。總面積是四萬五千浬。

這些島嶼中最主要的是本州，長約一千九百浬，面積二十二萬四千七百三十八方浬。這島和其餘三個重要的大島：九州、四國、北海道，構成了日本的「本部」。在本部的北邊，還有着千島羣島，南邊有着琉球羣島和台灣。此外本部的東南，在這一羣若斷若續的島嶼中間，還有小笠原



羣島。

在亞洲本部，日本還佔有朝鮮半島。朝鮮於一九〇七年被置於日本的統治之下，一九一〇年終於被日本合併。世界大戰後，日本又得到了青島及膠州灣——大戰前德國殖民地。而南洋舊德屬殖民地的馬利亞納諸羣島，大戰後也變成日本的委任統治地。據最近外界所得到的消息，日本已不願違反一切條約，在這些島嶼建立要塞了。

此外，日本還有一部份領土，就是庫頁島的南半部；北半部是屬於蘇聯的。

日本又在中國以武力製造了一個傀儡的「滿洲國」，在他的經濟和政治的統制之下，像一個殖民地似的供給着日本所需的一切。

構成日本的諸島嶼，仍是活躍着的火山系。地震和火山爆發經常地騷擾着這個國家，幾世紀來深刻地影響到它的經濟與文化。據統計日本每年火山的爆發總要達到一千五百次左右，間或會發生很大的災害。像是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他那可怖的結果直到現在還保留在人們的記憶中。高度達三千七百八十公尺的富士火山成了日本的「標幟」。除此以外，日本還有許多的山嶺和山脈，高度都在二千公尺以上。

日本這國家缺少大河流。沒有一條河流長到可以貫通全國的。所有的河道都是短短的由高處急迫地流向海岸。其中較為重要的算是北海道  
的石狩川。

礦產方面，日本有着鐵、煤、鉛、銅、金以及其他的礦苗，但其埋

藏量決不足以供應日本工業上的需要。煤油方面日本也是依靠輸入品，日本自己所產的煤油僅佔其消費量的百分之七。

日本的人口（朝鮮與台灣除外）有六千九百萬，爲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國家。在最近的數十年中，日本的人口有着急劇的增加，一八七二年僅有三千三百萬，到一九三〇年就增加到六千四百萬。

日本原始的居民現在已不復保留着原始的形態。倭奴自己能夠溯源到六千年前；因爲和蒙古人、通古斯人、朝鮮人、馬來人混合的結果，產生了一種新的民族，有着他自己的語言。

關於日本民族的發展，其歷史的記載開始於一個較晚的年代，因爲一直到紀元後三世紀，日本歷史上還只能找到歷代君主名字的記錄。紀



元後第五世紀，中國的文字被傳播到日本來，隨着文字的傳入，到第六世紀孔子的學說和佛教的教義也跟着傳到日本了。

若干世紀來日本的人民一直是以耕種爲業；就是在今日，農業也仍然是日本最重要的生產部門，而日本的氣候也極宜於耕種。五百五十萬的農場，構成這個國家經濟中一個最重要的因素。直接從事農業的人民佔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四十八。而工業的勞動階級也仍然和農村的人民緊密地聯繫着。

居住在都市的人民佔了一千六百萬，其中有三十四個城市的人口是超過了十萬人。日本的國都爲東京，人口五百九十萬，在十九世紀末葉（僅僅四十年前）東京人口只有一百十萬人。第二個大城市爲大阪，前

不到四十年只有八十二萬一千人，現在則已增加到三百萬了。

現在，全日本的五金工業百分之二十九是集中在東京和橫濱附近，百分之三十三集中在大阪和神戶。名古屋一帶則是巨大的紡織業中心。九州北部是重工業中心之一。東京、橫濱、大阪、神戶、京都和名古屋都是位於日本的工業中心區域。

全國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從事於工業和礦業。百分之二十從事於商業和運輸業。百分之七從事於公共事業與自由職業。最近的十年中，從事於商業的人數大量地增加到一百五十萬人，等於原來數目的兩倍。

全日本工人中有百分之四十八是在廿一歲以下的，這說明了日本兒童在極小的年齡就被迫開始勞働。

從事於農業百分之四十八的人口，只得到國家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這說明了日本農民的收入是少得可憐，更進一步表明日本人民雖然他們辛勤的工作產生了多大的價值，但仍然是生活在怎樣惡劣的情形之下，最好的例子便是嬰兒死亡率的增高，據最近的統計，所有死亡者的三分之一都是在五歲以下的嬰兒。

在最近數十年中有着長足進步的工業，被日本統治階級領導着只向着軍火工業單方面去發展。除此以外，其次積極發展的還有紡織業。靠着這些紡織品的幫助，日本的資產階級獲得了大部份的世界市場。但是這並沒有給予日本大多數被壓迫民衆一點利益，因為這些市場的獲得是靠剝削日本勞工大眾而成功的。日本多數的人民過的生活大部份還是中

世紀的生活——近於非人的生活。同時又被軍閥束縛在愚昧和馴順的狀態中，他們的文化水準和生活方式與日本真正的地位及世界的發展成一個極強烈的對照。

一九三四年在東京各大學肄業的四萬個學生中間，只有十三個是女性。並且只有四個女生是在帝國大學聽講的。

新聞和無線電全是直接受三井和三菱托辣斯的支配與管理。這些輿論的統制者把最新式的現代技術的企業和最保守的古代制度熔於一爐，因為這樣對於維持資本主義的統治是最有利的。

日本民族最原始的古代文學，發展於紀元後七一二年，仍舊被保存着。然而這種文學是與民衆隔離着的，對於他們絲毫沒有用處。日本豐

富的詩歌（遠在七五九年就有一萬頁的集子），也被現行的軍閥政治壓迫得不能自由發展。

甚至那發展到極峯的油畫和漆繪也受到了帝國主義統治階級的重壓。這些藝術是數世紀前由中國經朝鮮而傳入日本的，傳佈的跡象還可  
以一直追尋到紀元後第九世紀，然而，也被軍閥阻礙了它燦爛的前途。  
經濟、農業科學、藝術——無論是日常生活的那一部門，在今日的  
日本都瀰漫着火藥的氣息，刻着軍閥與托辣斯殘酷的統治的烙痕。

## 日本的政制

F. Grubb 作

日本在一八八九年開始有了憲法，其中包括着七十六款。這憲法是依照普魯士威廉時代的憲法而制定的。它有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即全部的日本憲法只不過是確定天皇的無限權力和其爲「天神之胄」的文件。根據憲法，所有立法、司法和行政的權力都握在天皇的手中。天皇有權召集並解散議會、批准法律條文、頒佈特別勅令、宣戰、議和、統率海陸軍、指派或罷免內閣等等。這憲法確定了天皇對其臣民生死的權威，修改憲法的權力也只限於天皇一人。

天皇永久的顧問所組成的元老院，是一個憲政外的機關。一直到歐洲大戰終了的時候，它代表着真正的日本政府。實際上，這會包括着一羣以天皇的權勢作護符的統治者。這會可以指派或罷免內閣以及各大臣。現在，這元老裏面碩果僅存的只有西園寺公望——一個在日本政治圈裏受着最大尊敬的老頭子。每次組閣時，得由西園寺舉薦首相的候補者於天皇。日本內閣沒有一條重要的決議案不是事先和西園寺商討過的。然而按照制度說，元老院實際上是已經消滅了。

元老院之下最重要的機關是樞密院。樞密院有權為天皇解釋憲法，並進呈各種方策。內閣上奏的重要奏摺都得先由樞密院批准，才可進呈天皇。選院的人員由天皇從帝國的領導者羣中指派。

日本的議會爲兩院制：貴族院與衆議院。貴族院共有議員四百人，包括皇族、公爵、侯爵、伯爵和子爵，男爵的代表，以及若干由天皇指定的「功勳之臣」，再加上六十六個巨額的納稅者，議員任期爲七年。

衆議院共有四百六十六個選舉出的代表，議員任期四年。衆議院有權最先討論政府的預算草案，但實際上這種特權並不發生什麼效力。因爲假如衆議院否決了這草案，政府還有權從上年度預算的範圍中作必要的款項分配。所以衆議院否決了一個預算草案對於政府的威信並沒有什麼影響，而且衆議院所接受或通過的議案貴族院還可以否決。

日本國家制度最反動的性質還可以在兩院的組織中看出來。憲法上規定着：



「貴族院包括皇族、及高級貴族之代表，或有資格昇至高級貴族之地位者之代表。」

同時，貴族院所包括的議員計：皇族二十一人，公爵十五人，侯爵三十一人（以上均係世襲），伯爵十八人，子爵六十六人，男爵六十六人，以上皆每七年由各貴族中選舉一次。此外，還有由天皇指派之議員，計有學士院的代表四人，有特殊功勳的高級官吏一百十六人，及寡頭金融界代表六十六人。整個的貴族院中，單單貴族就占了二百六十六席，掌握了多數的票權。這二百六十六個議員所代表的僅是日本九百五十萬家，或五千五百名貴族。而其餘居住於日本本部的七千萬民衆的代表卻僅只是衆議院的四百六十六名下議員。朝鮮的二千二百萬人民和台灣

五百萬的人民既沒有選舉權，在議會裏也就一名代表都沒有。

日本政府對議會並不直接負責而只對天皇負責。實際上，議會議員的立法權是空無所有的。議員個人並不能向議會提出議案，必須得二十人以上連名才可正式提出。而預算的修改也只限於三十人以上的連署。就連對政府的正式質問也得聯合了三十個議員才能提出，而且，政府及各大臣認為係祕密性質而不願答覆的問題，得拒絕答覆或提供任何參考資料。

憲法上規定着議會應每年召集一次，會期三個月。遇必要時得由政府請求天皇頒佈勅令召集臨時會議。當衆議院被解散時（貴族院根本就<sub>不能解散</sub>），新選舉必須在解散後的三十天以內舉行。

根據一九二五年頒佈的選舉法，選舉是本着普選的原則。女子則是既無選舉權也無被選舉權的；有選舉權的只限於二十五歲以上的男子，有被選舉權的只限於三十歲以上之男子。並且，只限於在同一地方居住一年以上者，參加兵役的公民和學生都沒有選舉權。

此外，更在物質的條件上對選舉權加以種種的限制：議員候選人必需交存二千元的保證金，如果某一個候選人所得票數不足法定最少額數時，國家得沒收他的保證金。結果，在這種辦法之下，一九二八年選舉時日本國庫中平空添了不下九十九萬六千元的收入，一九三〇年同樣地又添了七十四萬八千元。這種規定的目的，就是在防止勞工大眾的代表獲得國會議員資格。

一九三七年四月三十日的總選舉中，全日本七千萬的人民只有一千四百六十一萬八千是列名在選舉登記表上的。

選舉的監督權是操在內務大臣的手中，在各個區域內則是操在當地官長的手裏。這些官長們都有着一筆祕密的特別經費來支配這選舉。在這種情形下顯然地這種政治的壓力在選舉結果上，對於選舉人是有着極大的影響。當一九三七年總選舉時，內務省頒佈了通令謂「只有確切地明瞭現勢的真正愛國者」才能承認做「人民代表」的候選人。實際上因為選舉的普遍的腐敗和大企業家所供應的數百萬選舉運動費，結果大多數選舉出來的代表都是這些企業家夾袋裏面的人物和軍事法西斯的走狗。

在日本政治上有着法定地位的幾個最重要的政黨是政友會、民政

黨、國民同盟、社會大眾黨和日本無產黨。

政友和民政這兩大政黨的組織都差不多相同，而其所採取的步驟也沒有什麼兩樣。雖然他們工作方法是有着若干的不同之點。兩黨的主席全是每七年選舉一次，其他職員每一年選舉一次。黨員是用不着繳納經常的黨費的，所有需用的款項全是由各大企業公司慷慨地津貼，作為他們「經常的酬勞」。

政友會是一九〇〇年伊藤博文所組織的。為各資本家團體（特別是三井）以及在國外貿易和征服殖民地方面占優勢的地主的代言人。在政友會首領為首相的原內閣時代（一九一八——一九二二）日本帝國主義就進行着以武力干涉西伯利亞和蘇聯遠東的境域。一直到現在，政友會仍

是一貫地贊成侵略的外交政策。而黨內的各個小派譬如和軍部保持着密切連絡，久原財閥的一派就仍是要求着「確定的外交政策」。由於一九三六年選舉失敗的教訓，政友會整個地改變了他們的戰術，而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三十日的選舉中喊出了「擁護憲法」的口號。

民政黨正式成立於一九二七年，它卻是工業資本家（特別是三菱）與貴族地主的代言人。和三菱銀行有着極密切的關係。民政黨同時還和接近宮廷方面的人取得聯絡，和政友會競爭着，以「穩健」和「自由」來增加它的聲譽。民政黨是比較贊成恫嚇的外交政策。並且小心翼翼地爲就要來臨的大戰作着物質和政治的準備。

國民同盟是一九三二年成立的半法西斯政黨。和軍部保持着極密切

的聯繫。這政黨打着「國家復興」的旗幟，沿着希特勒法西斯的路線堅持着強迫的「斷種政策」。可是，這政黨卻沒有羣衆作後盾。

社會大眾黨是日本的社會民主政黨，係一九三二年合併了右翼的社會民主黨與左翼的全國勞農大眾黨而組織成的。一直到現在，這政黨還沒有顯明的政治方針。這政黨在要求勞工階級參政的鬭爭這模糊的口號下，獲得了勞動組合與農民組合有力的支持。然而，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月中旬社大黨的會議中，日本某報紙曾引用了這樣一句話：「社大黨從無產階級轉了一百八十度而趨向着法西主義了。」在這次會議中，社會民主派首領在這政黨基本政策方針的修改上獲得勝利。原來該黨的方針第一條就說：『本黨目的在與勞工與農民爭取幸福及保障其生存之權利

而奮鬥。同時從事實現打倒資本主義以達到解放無產階級之目的。」可是在十一月會議時這點即被放棄而採用了下列的話來代替了：

「在擁護日本現政府之基本原則下，本黨之目的在發展日本人民與人類之文化。並施行產業與經濟的計劃化，以期在改組資本主義之原則下，安定國民之生活。」

日本無產黨原為社會大眾黨的左派。於一九三六年脫離社大黨而獨立。無產黨在其領袖加藤勘十——著名日本勞工階級運動的領袖——的領導之下，努力於建立反法西斯戰線的宣傳。在一九三七年參加選舉戰中標出下列兩句口號：「打倒法西斯！」「擁護議會政治！」

生產黨是一個法西團體的聯合組織，和日本軍部密切地勾搭着。是



日本一切法西陰謀和破壞行動的首倡者。黨魁是有名的反動份子頭山滿——日本軍事與政治特務機關赫赫有名的人物。

明倫會是一個極端反動的軍事法西斯組織，爲日本的名財閥石原所資助。在日本在鄉軍人的將士中有着不少的黨員，這政黨現在正爲了準備和蘇聯開戰而提倡着「精神動員」運動。黨魁爲田中國重大將。

黑龍會是日本反動組織中歷史最悠久的一個團體。所有的法西團體差不多全是由黑龍會分化出來的。這黨最著名的口號就是「到黑龍江去」，它標榜着的目的是「在日本帝國的協助之下增進亞洲人民的幸福」。這黨又爲日本從事海外軍事與政治間諜工作最大的組織。黨魁是頭山滿。

國本社也是日本法西斯的領導組織，包括了海陸軍中最活動的將領。黨魁是平沼男——樞密院的院長。

所有日本這些政治組織全是爲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劫掠的進軍奔走的。在日本，惟一反抗帝國主義而且一天天強大起來的政治勢力，便是那革命的，有階級自覺的勞工階級、左傾學生、貧農的前進份子以及前進的智識份子的聯合，以無產黨和左翼組合爲基礎，組成一條反法反帝的聯合戰線。現在，這戰線在正迅速地強大堅固起來。

## 日本經濟財政的現勢

Frany Lane 作

日本的經濟情勢滿含着內在的矛盾，而這種矛盾，是孕育着嚴重的衝突和危機的種子。

由表面上看來，日本的經濟從一九三二年來似乎是有着穩定的進步。一九三一年日本工業生產總值是四十九億八千一百萬元，到一九三二年則增爲五十七億一千九百萬元。一九三三年爲七十五億五千四百萬元，一九三四爲九十三億九千萬元，以至一九三五年爲一百零八億四千萬元。（這些數字都是根據一九三七年七月號的德國出版的世界經

日本最重要的工業爲紡織業，據統計，一九三五年紡織業占全日本工業生產的百分之三十一，或占工業生產總值一百零八億四千六百萬元的三分之一弱。其餘冶金工業生產占全日本工業生產的百分之十七。三，機械工業占百分之十三。五，化學工業占百分之十六。七，食品工業占百分之二〇。一。

棉織業生產又占了紡織工業的百分之五十。但棉織品的原料幾乎全部靠着由美國、印度、和埃及輸入。

日本鋼鐵工業也大部分倚仗着由華北輸入的原料。同時，日本也感到煤的缺乏，特別短少無煙煤。其餘鎳、鎘、水銀、鋁、白金、石棉、

鎂、白雲石、煤油和碳酸鉀等等，都幾乎整個地靠着舶來品。

工業生產基本原料的缺乏給予日本的經濟一個「致命傷」。而最近世界市場的原料價格又有顯著的增漲，並且這些原料就是在世界市場上也感到極端的短少。所以，爲了世界市場原料價格的高漲，日本原料品輸入的增加——尤其是軍需工業原料輸入的增加，使得日本在其國外貿易的平衡上增加了極大的負擔。

一九三六年前四個月中日本輸入品總值爲十億八千二百萬元，到一九三七年前四個月就增加到十四億零六百萬元。而在一九三七年前四個月輸出品總值卻祇有十億一千一百萬元。這表明僅僅在這四個月中的入超就不下三億九千五百萬元。根據八月一日的 *Eastern Asiatic Review* 的

統計謂：「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日本在國外貿易平衡上的入超是六億四千一百萬元。」

日本的物品價格也大大高漲着。上述一期的 *Eastern Asiatic Review* 上又謂：「在日本無論批發或零售的物品價格。都增加到可以引起焦慮的程度了！」

東京批發物價指數以一九一三年爲基年（一〇〇），一九三六年平均已是一八六，一九三七年四月間就已經增到二四八了。

由此看來，在這種情形之下，有系統的禁止運輸原料到日本去（特別是軍需工業原料），和普遍地在世界市場上實行抵制日貨運動，是足以阻止日本軍事法西斯強盜活動的最有效力的武器，這種辦法足可給予

日本的原料供給上一個致命傷，同時還重重地打擊了它的輸出貿易。日本、希特勒的德國和墨索里尼的意國所締結的反共同盟，是既不能供給日本所需的原料，也不能解決日本過剩的生產品的。

原料的缺乏是隱藏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以及鴉兵黷武的陰謀與行動之後最重要的原動力。這種事實，在著名的田中奏摺上很坦白地說明着。Walker Paul 在他所著在德國出版的「世界政治的危險地帶」(Storm Areas of World Politics)一書中也說着：

「在華北遍佈着極豐富的礦產富源。中國最佳的白鐵礦以及世界上埋藏量最大的煤礦就在這帶地域上，日本渴望着能開發這天賜的富源以供給他的工業。」(頁二四三)

這裏，侵略者的假面具被他自己的伙伴給揭開了。日本帝國主義正準備着挑撥起世界大戰，以便乘機劫掠他國的富源。尤其日本是躁急地想奪取中國的富源。然而，這班法西斯惡魔卻打着把世界從共產主義中救出來的旗幟，來作他們的煙幕。

日本政府現在是盡量地企圖減少他的進口貨物。在政府最近公佈的告示中禁止入口的「奢侈」品竟達三百種。甚至還公佈了原料品輸入的限制，棉的輸入每年減少了八千萬元，羊毛輸入減少了七千五百萬元，木材減少了二千萬元。

日本對於紡織業產品能夠打倒了蘭開夏，感到非常驕傲。然而，棉花輸入的減少會使日本出口貿易蒙受不利的影響的。同時，失業也必



然地增加。

物品價格的高漲同時引起了勞資的糾紛。一九三七年一月至四月，勞資糾紛事件一共發生了九百二十九起。參加的工人共達十二萬八千人。而多數的糾紛的起因，是由於工人要求增加工資。

世界市場對於日本大資本家和金融家比國內市場更形重要。由於日本廣大民衆生活程度希有的低降，國內市場是變得更狹小了。根據一九三七年「勞動國際評論」(Revue Internationale du Travail)的數字：日本普通男工每日平均收入的指數，以一九三六年爲基年(一〇〇)，一九三〇年便降落到九七·三，一九三五年便是九四·七了。同時，女工每日平均收入的指數，也由八七·四(一九三〇年)降落到六六·五(一九

三五年)。我們已經說過，最近數年生活程度提高了（特別是一九三七年）因此實際的工資更形減少。

日本的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的購買力極低，日本工業大半是靠着世界市場來銷售貨物的。

除去多數小型和中型的企業之外，日本還有着許許多多巨大的公司和托辣斯，在私人經營的八萬零三百一十一家企業中，有六萬八千七百三十八家是每家祇雇用工人五至二十九人的。總共雇用的工人是六十二萬人。換句話說，就是全日本企業的百分之八五·六只雇有全日本參加工業生產工人的百分之二九·一。在另一方面，其餘的一千四百零四家企業和家雇用的工人則至少是二百人以上，共雇有工人八十九萬一千人。

也就是說，全日本企業的百分之一・七卻雇有了全部工人的百分之四一・二。

這種大規模的企業，配置着近代機械化的設備，必須輸出他們的貨物而為世界的市場工作。

這又是日本帝國主義採取侵略政策的另一個原動力。日本焦急地想從共產主義裏把亞細亞搶救出來，換句話說，也就是焦急地要攫取他銷售貨物的市場。但是在這方面，滿洲顯然使日本失望了。輸出到偽滿的貨物，不足供日本以外匯，使作為國際支付之用。無論如何，這個傀儡國裏的中國民衆的購買力是非常之低的。

長期的戰爭及隨之而起的必須的產業戰時編制，就使日本帝國主義

必然因普通工業生產品的減少而失去他已經佔據了的市場，英美是決不會讓這機會錯過而不去佔領這些以前爲日本支配的市場的。僞滿在世界市場的大豆供給上，就已有美國做牠的強有力的競爭者。

因此，從這觀點來看，日本雖然在一開始的時候軍需工業曾有一個短時期的繁榮，可是等到最後，戰爭是會影響到日本工業的總崩潰。戰爭的惡果和原料輸入限制的結果中，小企業必將日益感到維持的困難。很清楚地寡頭的金融家——日本真正的統治者，會設法爲他們自己的企業獲得一切可以到手的原料。結果，原料品價格增漲的影響不過及於中小企業，而最後中小企業只有漸漸地被這些巨大的貪婪的工業所吞併。這樣，日本階級對立將更日趨於尖銳化。

再接再厲的抵制日貨運動，也給予日本和平破壞者與戰魔一個大打擊，在其最脆弱之點給予了一個致命傷。

日本的國家財政也緊縮到幾乎快要崩 的程度，下列數字可以看出日本國家預算情況的一斑：

歲	出	入(公債除外)
一九三三—一九三四	二、一一一一百萬元	一、四三六百萬
一九三四—一九三五	二、二二三三百萬元	一、三四二百萬
一九三五—一九三六	二、二一四百萬	一、四四二百萬
一九三六—一九三七	二、三一一百萬元	一、五九四百萬
一九三七—一九三八(估計)	二、八七〇百萬	二、〇四二百萬

下列數字則表示海、陸軍費的增加：

	海	陸	軍	費
一九三三—一九三四		八七二	•	六百萬元
一九三四—一九三五		九四二	•	八百萬元
一九三五—一九三六		一、〇二二	•	七百萬元
一九三六—一九三七		一、〇六〇	•	〇百萬元
一九三七—一九三八（估計）		一、四〇九	•	六百萬元

由上列兩表中可以知道在日本國家預算的總支出中，差不多一半爲戰魔所吞噬。然而，就是這樣，政府仍然覺得海陸軍費占了僅僅十五億元而不滿意。於是在對華劫掠的戰爭剛一開始，立刻就提更多的戰費預

算。在一個特別召集的議會中，政府要求更多的軍費。一九三七年八月中旬，日本政府通過了五億一千萬的軍費，然而，還是嚷着要繼續增加。這龐大的數目由一九三七年九月的 *Eastern Asiatic Review* 的措辭慎重的論述中指出來：

「關於三十三億元軍事預算已經通過，和其後又將再增二十億元的消息現在尙未完全證實。」

這些億萬元實實在在等於從日本的民衆、廠中的工人和鄉下貧困的農夫的身上剝下來的心頭肉。尤其農民被迫得只好把他們的女兒賣到妓院去完納他們的稅務。稅的負擔是一天天地加重起來了。

下列數字指出日本公債的增加：

會計年

公債總數

一九三一—一九三二

六、二二三百萬元

一九三五—一九三六

一〇、三二〇百萬元

一九三六—一九三七

一一、〇一一百萬元

一九三七—一九三八

一一、八三二百萬元

公債的償付加上利息，在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其總數是二億一千三百八十萬元，到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就增加到三億九千一百零五萬元。預算着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還要增加到四億一千八十萬元。幾乎是一九三一—一九三二的兩倍。而現在，還得要加上那天增大的軍費。



顯然地日本法西斯是憧憬着把這個國家引向一個燦爛的前途，然而，在這生產假繁榮的後面，卻隱藏着突然的災禍。

現在，日本的人民是呻吟於這種壓迫之下，但是偉大的時代就要到來，那時，日本民衆將有力地喊出擁護和平與民主的呼聲，反抗代表日本寡頭金融資本的少數財閥的劫掠行動。

全世界與受難的中國民衆團結一致，全世界實行抵制日貨以及禁止售賣原料給日本和平破壞者，也就是給予被剝削被壓榨的日本民衆以實際的幫助。全世界與中國的團結一致，也就等於與日本的勞工、農民以及日本一切反抗壓迫階級的勞働者團結一致。

## 沒有土地的農民

T. Mayo 作

日本無數小自耕農和過小自耕農的破產，東北與羽地方永續的饑饉，以及農業日益加甚的衰落，是日本經濟體系片面發展中農業上主要的徵象。

日本政府與日本軍部爲這農村慘澹的情形而焦急着，尤其對於青年農民體格不斷的衰退感到煩擾。當然，他們對於饑餓農民的痛苦的關心還是其次，主要的恐怕還是缺乏充分的「人類砲灰」去實行他帝國主義的計劃。最近，日本金融資本家的機關報朝日新聞，用了下列的字句描

寫着農村的情勢：

「當一個人知道關於年青農民健康標準日趨低下與農村爭議次數日趨增加的報告時，他很清楚地看得出這種現象是表示着農村衰落的過程。」

日本政府已經好幾次地被迫着答應對被災區域加以「援助」，但是這種援助除了對地主和富農的「救濟」設施外，從沒有別的。

預算爲農村支出的費用已經是少得可憐了，然而即使這點費用，也還是一年年地被減削，以便於軍費的增加。

日本某個小村的農民在他寫給下關勞働介紹所的一封信中，證明了盛行於日本農村的艱苦情形。他這樣寫着：

「我想把我的女兒賣掉，她現在有十六歲，叫作花枝，最初聽到要賣她的話時，她哭了一場，但是現在她也同意了。請幫助我，現在的生活困難得不能再活下去，我祇有餓死之一途了。我愛我的女兒，可是我的肚裏不能沒有食物。如果可能，希望你替我的女兒在下關附近找個容身之處，她什麼都能將就的。假若實在賣不掉，那就請將她送到臺灣或滿洲去罷！請救救我的全家！」

農村的危機加強了日本農業資本發展的要素。土地都集中到大地主和銀行的手裏。這種過程的結果就是農業工資勞動者數目的增加，和大農場的轉變爲工業與商業性質的企業。這由一九二九年罐頭蔬菜和罐頭水菓的生產比一九三四年增加了四倍的事實，也可得到證明。

與這種過程並行的是無數小農的破產。根據一九三七年二月在宮城縣舉行的第八屆農民協會會議的報告，很清楚地顯示出日本農村階級分化的過程。自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年這一個時期中，擁有五十町（一町＝二・四五英畝）以上土地的地主的數目，從一百十八人增加到一百三十四人。擁有十町到五十町土地的地主數目從一千零三十人增加到二千三百零一人。可是在同一時期內，擁有不到五段（一段＝十分之一公頃）的小農數目却減少了一千三百五十八人。

地租也急遽地增漲着。根據日本農業抵押銀行的數字，一九三三年通行的平均地租是從每一段灌溉田地所收穫的二・二三石之中，拿出一〇二石來作為地租（一石約＝一百六十公斤）。一九三四年的平均地

額就漲到一・〇四石以至一・六三石。這結果正如奈良縣一九三七年農民組合中所說的：「我們辛辛苦苦地一年到頭耕種着，結果自己却得不到吃的。」這就是全日本貧農普遍的「標準的」情形。即使官方的統計也不得不承認在一九二四到一九三四年之間，佃農每年的收入是減少了百分之四十。而單是地租，就占了他們全部支出的百分之六十八以上。根據日本經濟學家平野的估計，農民所交的地租是兩倍於爲工具與原料所耗費的數目。由於地租、捐稅和化學肥料的高漲，農民被迫得不能不竭力掙節使用肥料，結果收穫也就大大地減少了。

#### 日本經濟學者平野說：

「假若日本農民要還債、納稅和購買日常用品，那麼他們就不得不

急速地賣去他們的收穫物。這就是說，他們所賣出的價格比起那些可以把收穫品屯積起來待善價而沽的富農所得的價格是低得多。爲了要彌補這虧空，貧農被迫着不得不再去借債，或者甚至賣掉他們的家財和動產。在福島縣，農民賣掉他們的孩子並不是件希罕事。從一九三三到一九三五年，一個小孩的價格已經從一百五十元跌到一百元。而當這「賣兒」的契約成立後，賣主實際上祇能拿到原定價目三分之一的現金。」

日本大地主的數目雖然祇占了所有地主數目的百分之一，可是他們却掌握了所有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六。日本天皇和他的家族，就擁有一百五十萬公頃以上全國最佳的土地。而全日本的農民們却祇占有這土地的一半。二百五十萬的農民每人祇占有不到半公頃的土地。

事實上，日本大部份的農民都是根本就沒有土地的，這些人祇能從土地所有者那裏租借土地而付給這些地主以收穫的一半，作為地租。全日本農民每年所給付的地租共達三億七千五百萬金元。要想說明這些農民的經濟狀況，祇要指出他們對大地主、農村高利貸者、銀行及政府所欠的債務共達一百億日元左右的事實，就可瞭然於胸了。

在日本，一個小佃農每年的平均收入是二百四十二元，而購買化學肥料就得費去一百元。在從收穫中付去種種費用之後，他祇能剩下五石米。可是要維持他和他的家庭的生存，到下一期收穫時，至少也要二十石米。

有些小自耕農也租地來耕種，他們要付出的地租約占全部收穫價值



的百分之三十六。

縱然日本農民的收入是這樣的微少，國家和地方政府還是要增稅。

一九二九年每一農場應納捐稅爲二三・四四元，一九三四年就增到二八・八八元，一九三四年以後還是不斷地增加。日本政府對於農民的捐稅政策可以由下列數字的比較來說明：就是每年平均收入一千二百元的農民每年須納稅二百七十元，而收入相等的商人或廠主却祇須納一百二十六元。每年收入三千元的農民每年須納稅八百七十四元，而收入相等的商人或廠主却祇須納稅三百六十六元。日本農民就這樣被迫着背起這沉重的不平均的捐稅負擔。

日本農村的社會關係也顯得極度的緊張。一九二二年發生爭議的大

數爲一千五百七十八次，一九二八年就增加到一千八百六十六次，一九三〇年增到二千四百七十八次，一九三二年四千次，一九三六年單是官方登記過的爭議就有六千八百二十四次。這些爭議有着各式各樣的表現法：從地主與佃戶對簿法庭起，一直到放火燒地主的房屋，以至於農民和警察的聚衆衝突。

根據最近的數字，一九三七年前三個月的一千六百五十六次農村爭議中，有九百二十二次的起因是由於地主企圖奪取佃農、甚至自耕農的土地。

在上次的議會選舉中，農民的政治活動由他們自身表現出來。日本全國農民組合頭一次代表了貧農的前進份子參加這次選舉。而與社會大

衆黨取得合作。因爲農民組合的幫助，社大黨破例地在農村方面獲得空前的成功。這指示着萬千的農民在政治上左傾的趨向，並以及他們在政治上也日益活躍的事實。

這種情形使得政府加強了採用警察或借助宣傳來抑制農民。但是日本法西斯爲了保持他們的利益而採用這種手段以壓制農民的不滿的企圖，並沒有得到成功。

一九三六年勞工農衆自動地發出了想聯合農民中前進份子造成一條統一戰線的呼聲。這呼聲得到了有力的反應，農民組合活躍地幫助勞工階級與一盤散沙的農民組織統一戰線的運動。一九三六年九月，日本農民運動的兩個派別聯合起來，福佐聯合會與兵庫縣聯合會一派與全國會

議派合併了。奈良地方農民組合會議發表了要求統一的呼籲，其中說：

「許多農民正大批地把他們的孩子或兄弟送到城市裏去。在那裏他們過着一種半農民半工人的生活。在另一方面，勞工和農民也正發生着親密的關係。這事實的重要不僅是對於農民爭議上可以獲得有利的解決，同時於反對法西斯的行動上也極其重要。爲了這，工人和農民必須站在一起！」

號召反法西斯鬭爭的決議案不僅在全國農民組合會議席上被通過，就是在許多當地的會議上也一致地贊成。宮城縣的農民組合會議席上還通過了一個議決案，要求「打倒法西斯」，並且爲達到這目的而組織人民陣線。許多的農民會議的決議案是根據「階級鬭爭」的立足點的。

農民組合要求着：頒佈禁止土地出租的法律；通過禁止地主爲個人利益而以武斷的行動扣留農民產業作租金抵押的法律；並要求修改稅率 and 幫助農民解決債務問題。然而，農民組織沒有更進一步要求沒收地主的土地以分配給貧農，這反映出社大黨所給予農民組合的影響。

日本全國農民組合在全國各處擁有十萬以上的會員，這些人多數爲貧農和農業勞働者。在組合的全國會議中，討論到在鄉村市政機關和農民生產者，組合中獲取勢力的問題。

現在，勞工和農民運動已決定從事於打倒農村中反動與法西斯組織的勢力的工作。

日本農民運動的復興是日本國內情勢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結局，這

一定會有助於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對外的政治野心。因爲，日本的民衆和中國的民衆並不是仇敵，日本的農民覺得他們自己和他們中國的弟兄是親密地聯合着的。

三井與三菱——日本的真正統治者 A. Claino 作

日本少壯派法西斯軍人的首領荒木貞夫大將在他演講詞中所表現的，是多麼仁厚無私！

「當我們回顧到我們國家的神的神源時，我們的心跳躍得更利害了。這種成爲我們思想源泉的神聖觀念，我們不能讓他僅僅存在於我們自己的國土中；我們要把他傳播到全世界。使得皇道日本的精神，成爲支配全人類的精神。皇道日本——在這土地上，真理、仁愛、道德、是其最高的理想。」

日本的辯護人是利用這樣的讚美合唱隊來替日本帝國主義辯護的。荒木大將在這合唱隊中算得是一位優秀的歌手。而以前日本在華北的駐軍司令香月，則可以說是他的唱和者：

「我等皇軍堅決地準備着爲公道和正義而奮鬥，出發去膺懲暴戾的支那人民，同時也就是爲了幫助日本的國民。」

這神聖唱歌隊的主使者在那裏呢？

居住在日本的七千萬人民，他們的命運是完全握在日本「五大」銀行的手中，而隱藏在幕後的操縱者，却祇是兩個人：三井男爵——三井家的族長，和岩崎男爵——三菱家的族長。所有這些煌煌將軍們的讚美合唱班——不論是荒木或香月的，實際上僅祇是三井和三菱的宣傳員；



連名譽帶良心一齊都出賣給這日本無冠之王的奴僕而已。三井和三菱的財富，壓碎了日本的民衆。三井和三菱的大砲和機關槍，對準了滿洲開放。三井和三菱的家丁正在屠殺中國的婦孺。三井和三菱的飛機正在轟炸和毀滅中國未設防的城市。

三井的朝代已經延續了差不多三百年。當這個島國還在鎖國時代，與世界其他部份隔絕的時候，那土地上已經遍佈着三井的棧房和信用銀行了。這些強盜們開始實行資本積聚的歷史，還是後數百年的事情。時至今日，他們也還是把封建時代最腐敗的殘餘和現代資本主義企業的重要部門混合起來支配。

三井在日本自成爲一個國家裏的小朝廷。他支配着巨大的財富，有

他自己的制度——三井家的制度，並且還有他自己對其制度效忠的誓詞。當三井家一個青年的掠奪者的小鳥，羽毛豐滿了可以出而問世，作那資本積聚的事業底時候，他得暫時把洋服放在一邊，披上一件日本絲製的和服，在一個用古代儀節扮演的虛偽喜劇中，向這銀行家兼強盜的家族作着誓詞：

「俯伏在我祖先的神位之前，爲了維護我等家族若干年來樹立的團結，爲了永遠繼續我等祖先遺留的事業，我謹以至誠在祖先崇高精神之前，誓必以我三井家族之一員，而崇拜並尊敬我家族之傳統；且永不追隨演神的時尚，而致改變我祖傳之遺訓。特此謹誓，並附加我之簽名在祖先崇高的精神之前。」

「爲了維護我等家族若干年來樹立的團結，並永遠繼續我等祖先遺留之事業。」三井家懸下巨大的財富，據兩年前的估計，就已經超過了十五億元。

俯伏在其祖先神位之前的三井家人，因其銀行和其他企業組合而掌握了二百二十四個公司，資本總額共達六十億元。

崇拜並尊敬其家族之傳統的三井家把持了一千三百多個企業，佔了日本經濟系統中最重要的部門，壓榨了全日本數百萬工人和農民的血汗，來增加他自己的財富。

我們不知道三菱公司的領袖岩崎，是否也有這麼一個含有其祖先精神的家庭制度。或者是否他家族裏的人們也如三井家年青人一樣，必須

作那種滑稽的宣誓典禮。但是我們知道，岩崎個人的財富，是超過了十億元。而三菱家所統治的企業，也有九十二個，資本總額共達三十二億五千萬元。

不僅祇是日本的工人和農民受到他們的壓榨，三井合名會社（開辦資本三億元）統制了整個一組的企業組合的股份。其中包括三井物產會社，這會社僅僅在中國就有十五個分社。其餘在香港、馬尼拉、西貢、新嘉坡、加爾各答、悉尼、新金山、舊金山、紐約、西雅圖、托倫多、開普頓、倫敦、柏林、以及其他廿三個都市，都有他的分社和代理處。

此外三井控制着日本羊毛進口貨的百分之八十五，穀類進口貨的百分之四十，煤出口貨的百分之五十七，機器出口貨和進口貨的百分之四

十。

三井和三菱兩公司像巨大的章魚似的，用牠的觸手攫住了整個的日本。在日本每年出產的二千五百三十萬噸的煤之中，就有二千四百二十萬是由三井和三菱工業托辣斯開採的。日本銅產的百分之九十九，也是由三菱公司出產的。三菱還和住友、久原兩公司聯合壟斷了日本的金、銀、錫和鎢的生產。此外三井獨占了日本士敏土的生產，三菱獨占了造船業。所有日本人造絲的生產，完全為三井和三菱所把持。造紙業全部產額的百分之九十九，為三井、三菱和阿部所壟斷。三井和三菱在糖業上也是居於領導地位。他們聯合起來，又統制了化學品的生產。百分之七十五的海外貿易也是握在三井、三菱和住友的手中。日本國內運輸業的

財產，百分之九十是屬於三井和三菱的。三井在蘇羅尼(Sumatra)還開採着煤油，三菱在荷屬東印度也創辦了一個很大的煤油公司。

作為帝國主義堡壘的，還是銀行。日本的「五大」銀行支配着全日本的存款和借款的百分之六十。所謂「五大」，是指三井、三菱、住友、第一和安田。三井銀行開辦的資本是一億元，準備金為五千三百萬元。在一九三五年時，其存款總數已超過了八億九千萬元。

日本帝國主義的國際關係，也是因這些銀行和托辣斯而建立的。三井銀行和倫敦的「五大銀行」紐約銀行團和花旗銀行都有着密切的聯絡，三菱銀行開辦的資本也是一億元，到現在存款總數已超過六億元，和倫敦、紐約等處的大銀行，都保持着密切的關係。

三井公司和美國電業公司和丹麥的布爾邁斯特公司 *Burneister & Wein* 以及法日銀行，都有聯合的利益。三井在非洲、墨西哥等處，獲得了許多讓與權。三菱則和美國威斯丁好斯電氣公司（*Westinghouse Company*）英國的維克阿姆斯脫朗軍火廠（*Vickers-Armstrongs*）瑞士的蘇爾徹兄弟公司 *Sulzer Freres* 密切地合作。

「堅決地準備着爲公理和正義而奮鬥，」在華北作戰的「皇軍」，實際上祇是爲了三井和三菱的利益而賣命。日本對華的投資，華北紡織業和煤礦的一半以上，就已經抓在三井和三菱的手中。

日本在滿洲開發煤和煤油，生產鉛、鎂、士敏土、和金子等等的企業中，三井、三菱和住友的公司與銀行，就占了百分之五十到八十的股

份。三井還是南滿鐵路的一個大股東。一九三四年一個新的公司，以「發展日本帝國的思想」的大目的而成立，資本總額爲三億六千八百五十萬元，而握在三井和三菱手中的，就超過了三分之二。這公司選擇了滿洲作爲他那「慈善事業活動最適合的地點。」

不祇軍閥們可以在三井和三菱的接待室裏碰得到，因爲這兩巨室選擇來作爲他們僕役的範圍，是很廣的。古代的儀節，和神聖的誓詞，遠祖遺留下來傳統的服飾，甚至荒木大將優美的頌讚，在他們自己仍覺得不足以穩定地把握住日本的勞工大眾，因爲根據三井的喉舌「大阪每日新聞」所發表意味深長的議論很可惋惜地「日本的勞工大眾在他們的見解和思想上都還沒有統一起來。」所以，爲了要使三井和三菱「父樣



的「仁慈」，爲一般民衆普遍地感覺着，爲了要確定這個國家是在維持着統一，更進一步複雜的方法，是必需的。

三井和三菱都很清楚這些。於是三井便很慷慨地支持着政友會。因着三井銀行的信用，政友會便在東京的中心設立了一個很安適的幹部，盡量地作着監督和辦理賄買選舉票的工作。由三井出錢每一張農民的選舉票，固定的價格是一元到二元；市民的議員選舉票則是八元到十元。

在這種情形之下，就不難明白有關係的日本經濟家所得到的統計；要被選爲日本議會的代表，那有希望的候選人至少要有四萬到五萬元可以供他支配纔成。在三井所玩弄的選舉把戲中，這一幕不算甚麼一回事。特別因爲日本議員自告奮勇，對於日本的軍費不絕地投票通過，更

是一種滿意的指示，證明了三井對政友會津貼的錢沒有白化。

自然，岩崎在這方面也不能比他的同伴落後。三菱家也有他馴養着的政黨——民政黨。有了這麼一個後台，民政黨也不會成到經濟的拮据。三菱支配這個黨也正如三井的支配政友會。

收買這些政治家是沒有一定的價目表的。比起法國的泰狄歐每月津貼三萬法郎給火十字團的洛克上校來。三井和三菱却慷慨得多。當他們很清楚地表示出他們的需要時，三井會傲然地拿出百萬的金錢給政友會。這種例子，同時也為他的伙伴所效法，三菱家也津貼了數百萬元給

民政黨。

但是像荒木大將這樣一個單人扮演者，也需要他自己的黨派。而且

當三井和三菱要用到他的時候，他得表示出能够獨立地活動。於是荒木優美的頌讚歌，便常常在大倉信託公司和大倉銀行的會計處，莊嚴地發出來。荒木大將是國本社裏一個顯赫的份子。這社適當地翻譯出來，可以叫作「日本帝國聯盟」。社的主席是平沼男爵——一個思想上和希特勒極其相似的人物。他時常能巧妙地利用着各種機會，因為他同時又是日本帝國樞密院的議長。這兩位神聖日本使命的標準負責人，對於三井、三菱和大倉的青眼看待，感覺到很大的榮幸。

金融巨頭在政治上的影響，其範圍絕不僅止於此。三井還是「大阪每日新聞」、「東京每日新聞」、中外商業新聞，和其他一兩個輿論機關的業主。每日出版的新聞報紙，差不多達到一百三十萬份。資本總額

有一千萬元。三菱也並不居於他的對手之下。他支配着「大阪朝日新聞」，每天出版一百三十萬份，資本六百萬元；「東京朝日新聞」，每天出版九十萬份，和「東京日日新聞」，每天出版七十五萬份。

假若一個人注意到下面這種事實，就是一個日本的新聞記者，照例祇能拿到五十元以下的月薪，而且只有在服務三年以上，纔可以加到每月一百元，就是編輯也祇能得到二百四十元一月的薪水，而這些又還是經常地由三井和三菱的桌上掉下來的碎屑中支給；那麼就不難明瞭為什麼在日本每天出版的一千一百二十四種報紙中間，很少找得出來一種是登載着使三井或三菱不滿意的字句了。全世界再也找不出這樣一處地方，即使是法國，能像日本這樣把統制新聞的本身發展到了極頂。

三井和三菱又是日本最大的印刷所的聯合業主。這印刷所擁有四萬九千個僱員，出版着九種刊物，出版數目達到九千萬份。這樣，三井和三菱的錢，當然又不是白化的。

自然，日本的青年也是特別需要三井和三菱的「訓練監督」的。年青人在大日本的國家思想中被教育着。爲了這目的，三井完全統制了慶應大學。同樣地，他的伙伴三菱也統制了早稻田大學。他們還擁有若干的大學教授，然而學生們却都不是穩定的傢伙，於是三菱等聯合起來。向天皇奏上一本，請他頒佈一道勅令，強迫所有的學生都得著上一種特別的制服。這樣，無論這些學生們走到什麼地方，都可以立即辨識他們了。同時，三井和三菱還使日本女性不受高等教育和男同學的「腐化」

的影響。

因為牠們維持家庭和道德的可欽佩的努力，一九三四年東京四萬大學生中祇有三個是女性。這恐怕是不十分合適的事，當我們回憶到在最近數年中，有五十萬年青的日本女孩子，在三井和三菱「仁慈」的影響之下，被他們的家庭賣出來作着賣淫婦，或是在這兩個公司的紡織廠裏受那殘酷的榨取。然而讓我們看看荒木大將對他祖國的讚美詞中怎樣說：「皇道日本——在這土地上，真理、仁愛、道德是其最高的理想。」

再說到無線電，這事業已經發展到日本每一個幽僻的角落。而且一不小心便可對日本的宣傳精神發生危險。於是三菱就在長崎設立了一座

短波廣播無線電台，專門爲了三菱的利益作着宣傳。三井則支配了全日本二十五個廣播無線電台中的十二個，而且在一九三五年末，又還用了三百萬元在東京建設了一座新的廣播電台；政府、三井和三菱，占了差不多一樣的股份。

他們正是像列甯所說的「財富萬能」的主人翁。這就是日本法西斯假面具被揭開後的猙獰臉相！這就是隱藏在荒木以及其他日本帝國主義辯護人優美的頌讚歌後的真相！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憧憬着統治全人類，和希特勒與墨索里尼聯盟，高唱着「把世界從共產主義救出來」的廬山真面目！

飢饉與苦難中的日本工人 Martha Aronson 作

世界上再沒有那一個工業國家的統治階級能毅把他國內的廣大民衆的生活壓低到像在日本那樣的程度。

平均起來，日本工人的工資祇有美國工業勞動者的八分之一。至於紡織業工人的工資則祇合美國的十二分之一。

祇有這樣低到無可復低的工資和可怕的勞働條件纔使得日本能在世界市場上傾銷他的貨物，能盡可能地製造軍火來侵略中國。

在統計內的六百萬工業勞動者中，有二百二十五萬人是在雇有十人



以上的工廠中工作。其中就有一百萬或百分之四十七是女工。除此以外，官方也承認有一百萬十四歲以下的兒童也在工廠中勞働者。然而，還有許多雇用不到五個工人的小工廠沒有算進去。這批工人的總數至少也有幾百萬人，在最惡劣的情形之下工作着，受着更厲害的剝削。

資本家剝削者一天一天從貧困化的農村中吸收新鮮的勞働奴隸，羣衆。有一百五十萬的小農場是租賃的。全國農場的百分之七十五是祇占有不到兩英畝的自業土地或租借的土地。土地租佃條件之苛刻和法西斯意大利所盛行的差不多。農民要付與地主的地租至少是收穫的三分之一，普通都是一半。苛稅、重利更增加了他們的負擔。據官方所公佈農

民的債務共達五十億元，等於每戶要分擔九百元。農民所剩下的不單說不到購買衣物、農具、肥料等等，就是贍養全家的最低生活費都不夠。

### 農民用草根樹皮作食糧

在一個瑞士教授凱洛（Professor Keller）記敘他旅行日本的一本一書中，引用了若干例子描寫出一個十口之家，一年的收入祇得一百五十元；冬季纔開始，這個家庭，就得用草根與樹皮來代替食物。

地主、收稅的官吏和高利貸者對農民殘酷的壓迫，造成了廣大羣衆的貧困。因之工業剝削者的奴隸市場和賣淫業就蓬勃地發達起來，農民被迫到不得不把他們的兒女賣給人販子，以應付那急如星火債務。

凱洛教授又把日本「文化人」對於這種厚利的婦女交易所抱的幽默態度加以引證：

「中央救濟院院長宣稱，若干年來，婦女已漸習慣於此事（指賣淫），而且從道德的觀點來討論這種問題並不是一種錯誤。女子的家族得到這一筆即付的現款可以付清了急迫的債務，而免致破產。」

這女子則必須爲買主工作直到她已經爲他賺回這筆錢。」

這救濟院的衣冠禽獸的官吏又說：

「假若這女子是從專於低級的賣淫，通常她要消磨去她整個的青春。」

同樣的命運正在等待着千百萬在同一情形下被賣給工業的農村少女。日本資產階級報紙「國民新聞」，登載了一個從一九三五年的醫學報告，其中說：

「在世界市場上打倒了蘭開夏的日本可驕傲的紡織工業，每年要淘汰出一萬四千個二十歲以上患着肺病的女工。她們都是因為在進工廠前向人借了錢而被限制得必須工作三年或四年的。」

這就是資本案剝削者怎樣摧毀他國內年青女子的情形。當她們從工業的地獄回到他們的鄉村中去時，祇剩下了一個毀壞了的軀體。

工作的情形尤其不易描寫出來。被雇於大工廠的婦人與少女，一半以上是在作完了那無窮的苦工之後，接着，就生活、睡眠在那污穢、黑

賤、不通風的工房中。百分之八十是拿不到現金的工資而祇能領到食品券。用這券向工廠開設的食品店中去掉換食品。這樣，她們要付出很昂貴的代價。在還許多情形之下，女工的工資祇有男工的百分之四十，甚或祇有男工的三分之一。雇主是廠裏無限制的君主。有限度勞工保護法的存在不過是具文而已。

根據工廠法，婦女及十六歲以下之童工，每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十一小時。然而，事實上每天工作的時間總在十二小時到十五小時左右。

## 十九小時的工作日

據一九三六年三月廿三日「東洋經濟」周刊所引用的日本內務省社

會部的調查，顯示着：

「在一千二百七十五個大機械製造廠中，其工作日是十二小時。其他工廠百分之二十三的工作日是十二到十三小時半。百分之二十的工作日是超過了十四小時。在許多大工廠中已經採用了十四到十六小時的工作日。在最大的紡織工廠中甚至還有採用十九小時的工作日。」

當近年掠奪戰爭和擴充軍備的時期中，日本資本家強盜的剝削方法更爲厲害，花樣也增多，與殖民地奴役的情形差不多了。並且國家本身就大規模地參加工業經營，做工廠的股東。

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工業生產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而工人

的數目却祇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工人被迫着統盡了他們的工作能力。因爲工資的減少，加上物價繼續的高漲，對於他們像一根奴隸的鞭子似的，不斷地驅策着他們。不得不賣着死力工作。

根據日本銀行的數字，從戰前起，男工的工資減少了百分之二七。七。女工的減少了百分之二二。八。但是在同時期中，物品零售的價格增高了百分之二二。八，布匹的價格增高了百分之三七。

爲軍事法西斯劫掠戰爭籌集軍費而繼續增課的新稅，給予工業生產價格上一個很大的擔負，勞働者的生活費用因之提高。據官方的統計。從一九一三年起，軍事預算已經增加了七倍。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出版的資產階級的刊物經濟學家 (Economist)

登載了一篇叫「工人表面上的繁榮」的文章，其中說：

「新的工廠正在建設着。機械的設備也正在改進着，但是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並不是一致的。縱然工人生產得更多些，縱然他們用盡了他們的工作能力，他們的工資也得不到增加。而且，在軍事當局支配下的工廠還計劃着減少計件的工資率。」

因為雇主的壓迫手段和警察的恐怖行動，罷工羣衆要求增加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工資很少得到成功。

日本的「工廠社會政策」是抵制勞工階級的一種特別詭詐的方法。假若工人品行端正，就可以在他那可憐的工資上加上一點優待；以及使工人在遭逢不幸時（如疾病、殘廢、失業），得完全倚靠着雇主的憐憫等



等，這種現代的奴隸制度，全是法西國家對付工人的政策的一種特色。

工人的儲蓄是強迫地從他們那微薄的工資中扣除。同時，基金却由雇主捐助。假若工人因疾病殘廢、衰老或解雇而失去工作時，除去他的儲蓄之外，還可得到一筆補助金。數目的多寡是根據雇用的年數而定的。然而，假若他是「因為自己的過失」而致失去工作的，那麼這筆補助金，甚至於他自己的儲蓄都有被沒收的可能。用這種方法，把工人所得的可憐的工資造成一條鎖鏈，這條鎖鏈把工人緊緊地束縛於雇主之下，於是便得整個地永遠仰仗着雇主的「慈悲」了。尤其是對於賣給雇主的青年女工，強迫的儲蓄造成了雙重的枷鎖。

「退職公積金」的制度已經實行了若干年，但是一直到一九三七年

一月一日纔正式成爲法律條文。這制度祇在雇有工人五十以上的工廠中纔被採用，也就是說祇能適用於工業勞働者的三分之一。

## 長期的大批失業

大多數的勞工當失去了工作時就束手無策。加強工作效率和延長工作時間的結果造成了這國家長期大批失業的現象，雖然目前還有暫時的繁榮。和失業者達二百萬危機最惡劣的時期比較起來，現在也仍然有着  
一百五十萬的失業者。

這些陷於饑饉而絲毫得不到救助的勞働者的後備軍，這些處在日本恐怖者統治下的犧牲者，甚至還被毫無顧忌的雇主爲其貪婪的利益，再

加以更大的剝削。他們雇用了工廠法上無明文規定的所謂「臨時工人」這種工人作着和普通工人一樣多的工作，可是祇能拿到普通人工資的三分之一。在一個短時期無限制的剝削之後，便得不到任何退職公積金而被拋到街頭，以便讓給其他的饑饉工人羣。在若干工廠中，這種臨時工人的數目竟占全部雇工的百分之二十四。

顯然地在這種殘酷的困難的工作條件和所得不足以果腹的工資之下，勞工羣衆的健康是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了。根據官方的數字，在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這一時期中，工場發生意外的次數增加了百分之九十八。而每一萬個居民的肺病死亡率也從百分之十二增加到百分之一九·三。每一萬次婦女生育的生育死亡率從百分之二四·五增加到百分之二

六·九。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舉行的工廠衛生人員的年會中，有見於工廠中可怖的情形的人們，也不得不要求設立醫藥局的法令。他們說：

「增加工作和工作逾時的結果，工廠意外和工業疾病有了極顯著的增加」。

### 一萬二千個補充兵中有一萬人不適於兵役

政府有時也發表保護健康和預防肺病的辦法，以及實行普遍的康健保險。然而，擴充軍備的軍費却更是急務。現在，無限制的剝削和長期的饑餓已經威脅到年青的一代了。他們要出來代替那些在戰場上已經犧牲作了炮灰的人們。在青森縣，一萬兩千名補充兵中就有一萬人因徵兵

不合格而被黜。學校兒童的健康檢查結果，每兩個兒童中就有一個是急迫地需要由國家另外供給食品。

每年每千個由五歲到九歲的兒童中，兒童的死亡率在英國是二·三，瑞典是一·七，而日本却是四十二。

健康保險和生育保險只限於規模宏大或國營的工廠。但是這種社會保險，也像工廠法一樣，徒具空文。由於關於社會保險的報告本身就說明了被保險者是在怎樣毫無顧忌的情形下被剝奪了他們的權利。根據法律，疾病保險的權利是在病後第四日給予工資的百分之三十。然而事實上平均都是在病後六天才付與，而且每日工資一元五十錢至二元的也只能拿到四元二十錢。

資本家是能從工人的血汗中製造出巨額的利潤的。根據一九三七年三月法國關於日本政治經濟的報告，一九三六年前三個月日本工業的平均利潤是百分之一四·七，而金屬工業竟達百分之十七。而以婦女及兒童作其犧牲的紡織業所能付出的紅利，竟由一九三二年的百分之一五·五增到百分之二十。

日本軍事法西斯和他的聯盟第三帝國的德意志以及法西斯意大利同樣，具體地表現出注定了滅亡的資本家階級的野蠻性。這種野蠻性已經強化到完全非人性的頂點了。

反日本軍事法西斯的戰爭，同時也就是表示對日本勞工從奴隸與饑餓中爭取解放的鬭爭，應該加以有力的協助。

從田中奏摺到蘆溝橋事變

V. Stern 作

「我國現必須實行下列三步驟：征服滿洲、蒙古、及支那。

此三事一旦成功，則亞洲其餘部份並南海中諸島嶼亦將俱入我之掌握。」

「支那全部富源歸我掌握之後，我將更進而征服印度、南洋羣島、小亞細亞、中亞細亞、以至於歐洲。」

這是一九二七年當時首相田中義一上給天皇的奏摺中的名句。這奏摺並不是日本某一個政治家個人的提議，而是代表着日本帝國主義的

「國策」。田中不過把這久已決定的國策加以詳細的敘述以便實施罷了。這奏摺是當時所有政治與軍事要人舉行了一個會議之後所得的結論。證之在中國發生的事件，日本都是一直本着這個奏摺中的計劃，一步一步地使它實現。在十多年後的今日，田中奏摺依然是一個最最有實際的重要性的文件。或者，比從前更加來得重要。

不消說，田中奏摺本來不是爲公開發表而寫的。所以，在牠裏頭暴露出在別の場合絕不外洩的祕密——關於帝國主義擴充政策，牠的毫無顧忌的方法和手段，牠的不法的目的和計劃的祕密。

「欲先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所謂滿蒙者，包括奉天、吉林、黑龍江及內外蒙古、廣袤七



萬四千里，居民二千八百萬，其可贖羨者不惟地廣人稀，即其森林、礦產、農產品之豐富，全球亦無其匹敵。我國欲開拓其富源以培養帝國永久之榮華，因設南滿鐵道會社……。」

「此三省在政治上係遠東獨特之區域，爲自衛及衛人計，我國非採取「鐵血政策」不足以解決遠東之困難。爲實行此政策，我國必須與美國抗衡，蓋美國已被支那「以夷制夷」政策之響影而仇視日本。我國若欲統制中國於未來，必先擊倒美國，亦即以日俄戰爭之行動同樣對待美國。欲先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先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此舉若獲成功，則亞洲諸國及南海諸島必歸我而臣服於我。」

「支那全部富源歸我掌握之後，我將更進而征服印度、南洋羣島、小亞細亞、中亞細亞以至於歐洲。」

這奏摺明白地宣稱：日本爲了要開發這些無盡的礦藏，爲了要獲得準備帝國主義爭奪戰的立足點必須征服滿洲、蒙古和中國。這，還要加上血腥的破壞手段與欺騙、詐取、陰謀等等的工具。日本會在全世界前掩飾起他的真目的而宣稱他這種行動只是爲了「和平與秩序」，只是爲了「自衛與衛人。」

奏摺更進而詳述這些計劃的步驟。其中有一條毒計就是挑撥起高麗人的內亂，同時向世界宣佈着日本正在彈壓着高麗的動亂，可是那些爲日本效力發動這內亂的高麗人却又被日本很毒地給消滅了。隨後，日本

的後備將校都被派遣到日本計劃要征服的地方，化裝爲中國人，教師，爲日本帝國主義實行間諜的工作。同時對於以前條約承認滿蒙爲中國領土一事，認爲是絕大的錯誤而加以否認。用「科學的」方法來證明這些省份從來未曾屬於中國。而阻止日本侵略計劃的九國公約必須廢止。以軍事威力作後盾計劃着在這些王道樂土中，「以原價十分一的賤價購買其土地」。這就是說，簡單地只是偷盜了這些土地而實行強迫的移民手段來驅逐中國的人民。爲了要欺騙列強，只在可能增加日本勢力的條件之下，才准許外國投資。田中奏摺却謹慎地指出那條鐵道是必須握在日本手中或由日本興築，以確保住他的勢力，和保證搾取政策的實施，並把這些鐵道武裝起來，以備計劃中的戰爭。奏摺中認爲最危險最要預先認

清的一點就是「中國的覺醒」。那就是說，田中已看到中國人民已經非復一整散沙而能日漸統一起來反抗侵略者以保衛自己。

上述的只是奏摺中重要的幾點，奏摺的內容充分地反映出來帝國主義與法西斯惡魔赤裸裸的原形。平常，一個人是不大有機會，對這帝國主義犯罪的秘密作坊，得到這樣一個透視的。

日本已經實行了他計劃中的一部份。現在他正以他那新式的武力進行着更大的計劃。

數十年前日本就開始攻進滿洲。三十年前成立了南滿鐵道會社——一個純粹的日本企業。這會社統治了全滿洲的鐵道，同時擁有二十個大企業的股份，包括撫順的煤礦、鞍山的鋼鐵工業、昭和製鋼廠、大連汽

船會社、以及大連的碼頭等等。日本帝國主義是完全根據田中奏摺上所擬的計劃而進行的。南滿鐵道會社現在佔有幾條策略上極其重要的鐵道的興築權。其中包括有在黑龍江的哈爾濱——大黑河線、羅津——長春——索倫線（覬覦外蒙）、和圖們江——寧古塔——佳木斯線。

一九三一年僞「滿洲國」以一個獨立國的名目而被製造成功，實際上則只是日本的一個殖民地。當地駐軍——關東軍的總司令同時也就是日本的大使。日本向大家聲明着，滿洲是實行「門戶開放」的政策。然而事實上日本却是那裏的霸王。因為，站在那「開放着的門戶」之前的日本人是太多，以致再沒有人能夠通過了。

日本在內蒙的察哈爾和綏遠也獲得了一個軍事和政治的立足點。關

東軍獲取了察北，在張家口歸綏和包頭日本樹立了軍事的基礎，內蒙的德王就是日本的間諜，同時又是日本重組的「蒙古自治委員會」的主席。一九三六年秋天，土肥原被派到華北，企圖把華北的五省山東、河北、山西、察哈爾與綏遠變成第二個「滿洲國」。不幸這計劃的結果是失敗了。日本僅僅在冀東製造了一個「自治」政府。這就是說，一個受日本統治的傀儡組織，用走私賄賂，和其他惡魔的手段盡量地想攻入華北。日本正在用着欺騙、詐取、和最後的「鐵血政策」，確切地沿着田中奏摺所計劃的路線向前推進。

在菲律賓那兒也有着二萬到三萬的日本人。在那兒日本也進行着「攻入」的政策。菲律賓的達瓦奧(Davao)省已完全成爲一個日本人的

居留地。日本在那裏設立了許多大廠工場。據一個資產階級的學者說，日本的大國和古河兩大麻會社，造成了達瓦奧真正的政府。這個省份百分之七十的道路是日本工業家修築的。達瓦奧入口貨的百分之八十是來自日本的，中國在菲律賓的商人一天天地受着日本人的排斥。在卡微特（Cavite）灣豐富的漁場也爲日本所佔據。土著與日人之間常常發生衝突，美國在菲律賓的利益是被侵佔了。像奏摺所說的，日本正作着遠見的準備，以「打倒美國」在太平洋的鬪爭的對象，已一天比一天加多了。

在策略上極端重要的島嶼——台灣根據地上，以及位於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澎湖列島上，它都成爲日本的要塞。台灣北部又建設了一個空軍根據地，從菲律賓飛到台北只須數小時的航程，便可到達。其餘若干的

島嶼，日本也正在把它們要塞化。

日本還在南海區域建築了要塞，南海這些島嶼給予了日本以進展到太平洋中心的立足點。

暹羅也是日本覬覦的目標。牠位於新嘉坡的背後，英國到澳洲的主要航空路線是經由新嘉坡的。日本正從事於在庫拉地峽開掘運河的計劃，這地峽是在暹羅境內。這河一旦開成，由印度洋到遠東的旅程就可以縮短四天，同時日本海軍也可以自由出進印度洋。日本還在暹羅設立大規模的棉花農場。日本的軍事考察團已被派到暹羅，暹羅的戰艦正在日本的船塢中製造着。一個日本海軍教練也正在訓練着暹羅的海軍將官和兵士。



這一切計劃以及它的實行，是完全沿着田中奏摺中所提議的日本帝國主義戰爭政策的路線而進行，而以美、英、法與荷蘭爲對手。

田中奏摺對於新近成立的德意日戰爭同盟的背景上投射了一道活躍的光輝。助長了世界法西斯威脅全人類的危險。一切方法、計劃、以及任何方面都是田中奏摺裏提過了。抵制共產危險的戰爭的口號作了事實上對全世界自由與和平的威脅的掩護，只要看看田中奏摺就可瞭然。所謂三國同盟只是帝國主義強盜的集團，他們聯合武力，想用血腥的世界戰爭來達到他們世界再分割的目的。

田中奏摺尤其顯明地表現出帝國主義反對蘇聯的侵略計劃：「我們發展之步驟，無疑必須包含在蒙古與蘇聯交鋒之必要。」這些是坦然地

在若干處所表現出來。日本必須和蘇聯拚個你死我活的。假若日本覺得他的力量已經夠了的話，恐怕早就和蘇聯開戰了。現在，日本加入了三國聯盟，目的就在把所有的法西勢力聯合起來對付蘇聯。

世界各處的民衆，爲了保衛全世界的和平，必須起來防止窮兵黷武的三國聯盟的這種強盜的企圖。

## 日本的侵略與世界再分割

Philip Dangel 作

存在於日本法西斯軍閥和德國法西斯前輩之間的不僅是密切的友誼，而且更有着戰爭的同盟。這種友誼的基礎是建築在一種共同征服的慾望上——把這種慾望拿來與食肉獸中最兇狠的豺狼的本能相比，是最適當不過的。當意大利法西斯宣佈正式加入強盜同盟的時候，德國政府便急忙地宣佈這同盟是以「功利」的理由而成立的。

德國國社黨的軍事政治機關報「德國國防報」曾以下的文字寫出日本的工作：

「日本統治亞洲的路徑有兩條，一條就是單獨地和中國作戰，絕對不准其他國家——尤其是蘇聯參預。另外一條就是要她的同盟國——從蒙古一直到土耳其這些蒙古民族的國家，協助她圍攻中國。加上中國東部諸海的封鎖便可以成功一條整個包圍中國的陣線。在東邊，這條線可以起自滿洲，往西經蒙古、土耳其斯坦、阿富汗、波斯以至於土耳其。這樣，當然可以整個的隔絕蘇聯的勢力。最終，連英美在這東的勢力也完全消滅了。從種種的理由迫使日本會採用第二條較遠大的路徑的。」

這話說得很明白而不會被誤解的。這三國極力聲明德、意、日協定並不威脅其他國家，其用意也可以想到了。這三國聯盟真正的目的就是

權在歐洲和亞洲造成法西斯的統治。而這三個法西斯強盜的國家是盡可能地使用着所有的方法，毫無忌憚和顧慮來完成他們這種目的。

正在聯合從事於把西班牙共和國變成法西斯殖民地的德國與意國的法西政府，無疑地是日本強盜最合適的夥黨。

日本帝國主義最近對中國民衆的「征服」戰爭，其基本的嶄新的特徵就是：所有的法西斯強盜組成了一個盜賊同盟，聯合起來在全世界的各處進行着劫掠的戰爭。這個同盟結合的第一個徵兆，由法西意國進攻阿比西尼亞的時候就可以看出來。其次，對西班牙的進攻表示着德意兩法西斯已經實行聯合從事了。現在，這三個法西斯強盜頭目已經計劃着在他們的搶劫行爲上密切地合作，彼此盡可能地給予幫忙。所謂「反共協

定」，很明顯地指出協定的簽字者的目的是想支配全世界，建立起法西斯的世界霸權。

### 「道德的動機」

根據黑田字和「日章」旗的武士道傳統的方法，他們又爲日本帝國主義的劫掠事業創導了一種道德的動機。「日本的目的是什麼？」南滿鐵道會社的總裁松岡洋右很坦白地答覆道：

「日本簡單地而且唯一地只爲了實行她在亞洲神聖的使命的信念而戰爭……日本犧牲了千百萬的金錢和萬千的壯丁在她的信念與希望的祭壇上，日本付出了亞洲民族領袖所需的代價。」

一九二七年田中首相上給天皇著名的奏摺中說：

「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在順利地製造了偽「滿洲國」之後，日本現在正在繼續進行着他更進一步的計劃。日本現在在中國的戰爭同時也就是針對着英、美、法、荷蘭及蘇聯的。如果征服了中國，日本就可進逼印度，對法屬安南與荷屬東印度加以壓迫。日本對於菲律賓羣島的壓迫，就是企圖打開了到南海、澳洲與新錫蘭的進攻路線。

莫索里尼和希特勒在西班牙所煽起的戰爭就是想對法國在非洲的領土加以壓迫，同時還可以威脅到英法兩國在地中海的地位。西班牙戰爭與在中國所進行的戰爭代表了一個單體的兩部分。這一切，都是世界再

分割戰爭中的序幕。他們企圖破壞全世界的民主，企圖破壞弱小國家如捷克、奧大利的獨立，企圖圍攻法國，企圖削弱英、美的勢力，企圖進攻全世界社會主義的堡壘——蘇聯；反共三角同盟只是一個煽動世界戰爭的三角同盟而已。

反共協定是爲對付所有愛護本國的安全與獨立不甘情願失去本國的存在與權益的國家。換句話說，也就是對付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在今日，世界的安全是握在某幾個國家的手中，而這三個法西強國侵略同盟的效果是視乎這些國家的政策而定的。這些國家就是英國、美國、法國與蘇聯。在最後的決戰中，祇有犧牲這四個列強，法西國家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法西國家從任何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那裏得到每一個勝



利，就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一般的危機，威脅到每一個愛好和平國家的特殊的危機。

最近幾十年來的歷史充份地表明了上述論斷的正確。滿洲和華北其他省份的被佔領，在當時似乎認爲其主要的目的是在攻擊蘇聯。因之日本帝國主義這種侵略行動不但沒有遭譴責，甚至還受到列強暗默的贊許。因爲日本法西斯在這種侵略行動之外還伴以一大套對蘇聯的強橫的挑釁。日本侵略的成功，鼓勵了法西意國對阿比西尼亞從事強盜的攻擊。國聯對意制裁的失敗又是由於這些被法西斯恫嚇的國家沒有堅固的團結。由來更鼓勵了希特勒的德國撕毀了條約。接着又是德意聯合進攻西班牙。甚至還在英國的協助之下，訂立了可恥的「不干涉協定」。

這協定其實是代替法西斯出力「干涉」的。於是，更鼓勵了軍事法西斯的日本向中國進攻，企圖把中國永遠地置於日本的統治之下。

這些年來只有一個國家是屹然不動地和法西斯國家的侵略對抗着，並且不倦地從事於團結起愛好和平國家的工作，時時刻刻採用着任何可以打擊法西斯侵略者的有效行動，這個國家就是蘇聯。

當日本最初進攻滿洲的時候，是英國政府拒絕了美國政府的建議，以致有後來的失敗。而國聯對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事件的制裁行動又繼為當時法國內閣總理拉伐爾所破壞。就是美國政府給予國聯制裁意國的援助也嫌不夠。維護和平國家對於制裁法西斯進攻西班牙的一個有效的行動——這行動只須實現作到西班牙共和國的代表民意的政府合法權

利，又被英國政府給阻撓了。美國總統羅斯福反對法西侵略者的演辭，舉世公認爲是有一個新的企圖，即想把那些有意於維護中國以及其他受威脅國家獨立感覺興趣的國家聯合起來，可是英法兩國政府却讓美國總統這種有力的提倡給消滅在不魯拾爾會議可憐的詭計中了。

## 法國與集體安全

法西侵略者對英法政府卑鄙地背叛集體安全原則的答覆就是新的三國協定。法西列強之所以能重複接近，爲他們的利益而合作以從事於世界再分割的鬭爭，能無忌憚地締結了反共協定，其新因素完全是因爲法西強國看透了他們不必再害怕那些受他們威脅的國家會聯合起來對付他

們的侵略計劃（這主要的還得感謝英國政府的容忍態度），他們也確信他們開始那新的更堅決的侵略行動的時機是已經成熟了。

日本征服中國對德意兩國的人民是並沒有什麼實際利益的。同時，德國人還很難忘記日本會利用世界大戰的時機攫取了德國在遠東的殖民地——青島和太平洋上德屬諸島嶼。他們也不會忘懷了若干年來日本政府無情地堅持着戰勝國應得的權利，和向德國索取賠款。據嚴密的統計，日本從德國所得到的賠款至少已超過了八萬萬馬克。而在另一方面，中國和德國從歐洲後却一直是維持着友好的關係，因為德國已不復如其他列強一樣向中國要求着種種有損中國主權的特殊權利。同時，兩國間的貿易也一直是向上發展着。

所以，希特勒德國和日本訂立協定，公開地站在日本軍事法西斯侵略者的一邊時，無論如何也不能說這是爲了保護德國人民實際的利益。而且，所謂「防共」當然也不是德國協助日本的真正理由。李維諾夫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國聯會議席上發表的演辭中，給所謂「反共協定」真正的意義作了如下的解釋：

「我們素所稔悉的三個國家，在過去的數年中曾不斷地進攻別國的國家。不論他們所進攻的對象的政府形式、意識形態以及物質與文化水準有何差別，這三個國家用以解釋其侵略行動的口實却是相同的。簡單地說就是「反共」。但是，顯明地，這種新理論的創造者自己有時也不免懷疑：在國際事件中，以這種口實作事基本的原

則是否足以使其他國家相信或接受。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就拋開了這登峯造極的理論而對「反共」這口號給我們一個比較平凡的解釋。於是我們才恍然大悟這是任何百科全書也找不到的。那就是「反共」還有着地理上的意義，就是對於錫、鋅、汞、銅和別種礦產急迫的需要。如果這種進一步的見解還是不能被接受，那麼我們還可再進一步，知道「反共」同時就是希望，做發財的買賣。然而最終我還是懷疑着是否這就是「反共」唯一而確定的解釋。」

### 捷克斯拉夫——法西斯下一次的目標

「那一個國家將是法西侵略者下一次的目標？」這問題已經為舉世

所討論着。同時，法西斯的報紙本身就給了很清楚的解答。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的德意志總匯報 *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就認為捷克是「歐洲心臟中布爾塞維克的堡壘」，意國的法西報紙也用同樣的字眼響應着。倫敦泰晤士駐柏林訪員報告謂：「捷克從德國方面接到要在捷克領土內採取這種那種行動的哀的美敦書，這決不是不可辦的事。這就是說，捷克將要受到日本對付中國同樣的待遇了。」

英國政府的政策鼓勵了德國這種預料的進攻。而法國政府直到現在還惟英國政府的馬首是瞻。如果法國在西班牙事件剛開始發生的時候，就堅持着實現西班牙政府的正常的國際權利，那麼法西侵略想把全世界捲入大戰的漩渦的危機也不致像現在這樣嚴重。在另一方面說，從那一

觀點來看，都能令我們相信，假若法國政府採用了有效的政策，無疑地英國政策定會和他站在一邊的。因為，英政府之需要法國的協助以應付法西侵略，正和法國需要英國幫忙一樣的急迫，如果英法合作，法西侵略者馬上會覺得孤立無援了。如果法國政府對法西侵略者實行有效的政策，西班牙政府怕早已把佛朗哥叛軍蕩平了，而中國的戰爭也根本就不能發生，三個法西國家的三強公約也不會實現，並且法國也不會弄到現在這樣，焦慮着法屬北非王國的安全、他同盟者的命運以及他自己的陣線的安全了。

現在，全靠民主國家的民衆——特別是英法兩國的民衆，催迫他們的政府放棄他們的「致命的政策」。尤其靠着有組織的勞工階級運動，



負起領導的責任，來促進這種運動，迫使民主國家的政府對法西侵略者鐵蹄下的犧牲者——西班牙與中國的人民，加以有力的援助。同時，努力於把所有維護和平與安全、反對法西侵略者的國家聯合起來，集體地打退法西侵略者，也就是集體地維護世界的和平。

#54  
601573

C

1.3-53